

我的入党故事

征文选登4

人生的崇高追求

李养龙

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的。小学语文第一课内容是“毛主席万岁”，第二课讲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，电影上看的英雄人物是董存瑞、刘胡兰、江姐……现在想想，学习的这些，就是在学习党的历史、学习先进模范，只是那时候还小，只懵懂地觉得，那些为了革命流血牺牲的人都好伟大，觉得这些人物是最光荣的人。

现在想想，这大概就是我最初对党的认识。恢复高考后，我开始上两年制的高中，高中时期发生的一件事，对我后来申请入党有很大的影响。当时的高考前两个月要进行预考，预考没有通过的同学不能参加高考，预考后没达线的同学就回家了，这样班里原有的小组已经不健全，再加之学习紧张，教室好几天都没有人打扫了，很脏乱。我们班主任老师看到后，在一次班会上说，马上就要高考了，大家时间紧张，我非常理解，但教室还是要打扫的。他说：“是共青团员的请举手！”然后看了看说：“好！什么时候才能体现出一个共青团员的思想觉悟？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。”班主任把班里全部共青团员编为几个小组，一组值班一天，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，团员们也感到很自豪。这虽然是件小事，但同学们还是感受到，这和战争年代“是共产党员的给我上”有一样的意义，团员是大家的榜样。

我18岁考入中专，从年龄上已经符合入党条件，1983年我正式提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，那时国家刚提出干部要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的“干部四化”方针，我的代课老师直接荣升为校党委书记，我们和他也熟悉，那时也不懂程序，就直接把入党申请书交给他，老师很热情地和我进行了交谈。现在看来，入党申请书应该是交给当时的学生管理处党支部（也是校团委）才是正常程序。

当时学校发展学生党员，每年只有一两个人，毕业时，校党委书记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：“在学校虽然没有批准你的入党申请，但是学校要把你的申请书和校党委的考察意见转给你分配的单位，希望你到工作单位继续努力！”后来在单位入党时，组织上还专门提到我在学校的入党申请及校党委的考察意见。

1984年我分配到省直某单位工作，从此，翻开了人生征程崭新的一页。工作不久，我就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向组织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同时，我在工作中积极肯干，思想上努力向党组织靠拢，通过自己系统的学习，对党的认识逐渐清晰。工作的第二年，我分管的统计工作就获得了太原市统计工作先进单位第一名的表彰，并由市领导颁发奖状。经过党组织三年的考察，我终于在1987年3月23日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！宣誓的那一刻，激动而神圣，站在党旗下，挺着胸举着拳，跟着领誓人，铿锵有力地宣誓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……”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，那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。

如今我的党龄已30多年，多年来任凭岁月变迁，不忘初心信念始终没有改变，每年的7月1日，我都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自己入党那天的情景，历历在目，刻骨铭心……

有一首歌这样唱：“青春里不知疲倦的向往，有太多不甘的渴望，就是倔强着不肯回头望，一路追逐着自己的方向……”是啊，在青春的旅程中，我梦想着满天星辰，有失落，也有欣喜，一路跌跌撞撞地前行。

曾经我在震耳的闹铃声里醒来，脸颊还挂着梦里没考出好成绩而伤心难过的泪水。都说梦是反着的，但我的这个梦却是那样的真实。前一晚，我因迫不及待想知道自己的成绩，就约了朋友一起到网吧去查。键盘的敲击声让我心惊，旁边没有考好的同学，气恼地骂出了声。我的心情就更加紧张不安了。恍惚中，不知何时，我打开了查询成绩的页面，看到自己的分数，像泄了气的皮球，瘫坐在椅子上。又没考好！我恨自己，为什么这么没出息？为什么不能再努力一点？为什么不能在如此大好的青春年华里去拼搏一把？我擦了把脸上的泪

青春

学会成长

李佳珂

水，翻身起床，收拾行囊。我报考了假期培训班，我准备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，继续往前走。

高三一整年，是我青春记忆里最难忘的日子。每天都会听到班主任老师不厌其烦地讲：“各位同学，高三就意味着全身心地投入，你们每个人都要心无旁骛，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学习上，争取考出好成绩，上一所理想的大学。”从高三动员会开始，我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，不上网，不玩手机，全力以赴，经常奋战

到晚上12点以后。一年的发狠，终于见到了成效，我考上了理想的大

学。上了大一，老师不再每天逼着我们学习了，我的懒散毛病又犯了。看电脑，玩手机，逛街，聚餐，听课时走神儿。第一次考试有一门课还挂了。看到成绩单，我又一次惊呆了。怎么总是记吃不记打呢？照这样子，别说考研了，就是大学的门儿也出不了。再次跌倒的我又一次爬了起来，放下手机，关掉电脑，克服懒散疲沓的毛病，我真切地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。

此刻，我又想起了那首歌的歌词：“青春里不知疲倦的向往，穿过雷雨和风霜，在一片质疑声中中学会成长……”是的，虽然我的青春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行的，但是该努力的年纪，我们还是要放弃安逸，选择不知疲倦的向往吧！

图片选自百度网，投稿邮箱：symtywb@126.com

故乡

峰岭底的古庙会

段新民



在我的家乡娄烦峰岭底，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有个古庙会，也叫“拔花花”节，是个盛大的节日。四月初的天气暖融融的，山绿了，花开了，地里的庄稼也渐渐长高了。农民们忙农活的间隙，又开始做过节的准备了。

儿时的记忆中，村里各家各户都忙碌起来了。男人们忙着碾米磨面，准备接待客人。女人们则拆洗被褥，打扫房屋，准备待客。老人们坐在阳婆（太阳）湾湾里，捧个大烟袋，哼几声戏腔，议论着剧团里的名角。而小伙子们则要骑着自行车跑到镇上理发店，设计个时髦的发型。大姑娘们三五成群地往商店里跑，看哪件衣服穿上最合身漂亮。小姑娘们把辫子梳得光光的，辫梢上还扎个蝴蝶结儿。

初七上午，人们陆续从各地赶来。有姑娘嫁到外村的，老父亲早早站在大门口张望。远远看见姑爷赶着毛驴，驴身上驮着红红的缎被子，被子上是穿戴一新的闺女和外孙。

等走到家门口了，老父亲紧跑两步赶过去，帮闺女、外孙下来，再将毛驴拉到榆树边拴住。早有老母亲笑盈盈跑出院来，两手还沾着面粉，口里已猫猫狗狗地叫着外孙的小名，迎进屋里。也有老丈人来姑娘家过节的。也有年轻人骑着自行车，驮着新媳妇来的，打着车上的响铃，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。

初七中午，各家都要大宴宾客。养猪的人家上午就开始杀猪。女人在厨房里叮叮咣咣，炒着各种菜肴。男人们坐在方桌前大口嚼着肉块，端起酒杯和客人相互碰一下，又“咻溜”一口饮尽。主食是软米面馒头，黄黄的、软软的，冒着热气，溢着香味。这软米是黍子脱皮后碾成面制作的，非常软溜，是这一带的特产。当地顺口溜说：湾子的苇子，静游的女子，老马狗的黍子，说的就是出类拔萃，无人可比。

初七晚上，人们要去拜娘娘庙，也叫“拔花花”。这一天晚上直至凌晨，都有五州十县、十里八乡的人来求子。求子的人拔的花花，主要是上年应验的人还来的。“白花花”象征着男孩，“红花花”象征着女孩。叩了头、许了愿后，要将花花快速带回家，放入女人怀中，过一段时间便怀上了。

初八上午，剧团便进村了。一溜几十个驴平车，上面拉着戏装箱子，坐着眉眼顺溜的演员。村长招呼演员住进学校的教室，递烟递水递热毛巾，准备中午宴请。壮实的后生开始装台，拉幕布，装汽灯，将戏台子装点得五颜六色。

下午，太阳还没落，戏台上的锣鼓便敲打起来。人们从四面八方往戏院赶来，有的拿着凳子，有的拿着马扎，也有的将孩子架在颈项上。

戏场周边是各种小商贩，有搭灶卖饭的，有支凉棚卖衣服的，也有卖瓜籽、香烟的地摊儿。叫卖声此起彼伏，锣鼓声此起彼伏，找孩子的、叫大人的，嘈嘈杂杂，热热闹闹。

锣鼓响过几通后，黑红色幕布徐徐拉开，走出娇滴滴的小旦，唱着莺声燕语的戏腔。接着又大步流星走出黑黑的“大花脸”，一声高叫，声若洪钟，如响雷似的。一会儿，又出来了鼻梁上抹几点白的“三花脸”，人们叫“佑则”，是本地邻村出来的演员。武功演技高，诙谐道白多，常逗得人们捧腹大笑。接着便是老生表演了，迈着稳稳的步子，摇着头上颤悠悠的翅子，左边摇，右边摇，两边又共同摇，引来众人阵阵喝彩。

老年人是最喜欢看戏的。他们屁股底下垫块小墩，坐在最前边，聚精会神地看，不时附和着来两句台词。中年人一般站在场子中间，脖颈上架个小孩，一边看着台上，一边还要将剥出的瓜籽仁举手放入孩子口中。而年轻人则不同，他们看戏只是幌子，眼睛并不往台上瞅，而是在人群中东看看，西瞧瞧，物色着意中人。看上了，两人互相一对眼，女的便羞红了脸，男的趁热打铁，悄悄伸过手去拉她的衣角……

几天的戏很快就演完了，人们都有些意犹未尽。亲戚们也纷纷赶着驴车返家，有的要留老丈人住几日，尽尽孝道。一般的闺女们带着孩子和父母多呆几日，帮帮农活。而在戏院里找到对象的小伙子们，却要备几瓶好酒，瓶颈上拴条红布条，到女方家去求婚了。

多少年来，家乡就是这样。那古老的风俗，就像雨后深黄的黄土一样，一直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

纪实

我们会牢记使命，尽我所能帮助武汉走出阴霾，待到春暖花开，繁花与共！

网络时代，距离不是阻隔。南志勇人在武汉，却把中医人的一份爱心送到了海外。

李廷荃在一个老乡群看到有人求援，便把南志勇的微信推送给对方。患者姓沈，旅居英国伦敦，3月12日突然发烧、干咳、伴有腹泻，他的多位同事也出现类似症状。沈先生意识到可能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，多次联系社区医生、国民医疗体系，甚至拨打999急救，始终得不到有效治疗。沈先生连续9天高烧不退，体温达39摄氏度。情急之下，3月21日，沈先生向国内家人求救。南志勇视频诊断后，

为沈先生开出处方，沈先生服药后第二天体温开始下降，3月26日，体温恢复正常。此后，南志勇继续为沈先生开药调理，直至完全康复。在此期间，南志勇还为另一位在英国的同胞进行了治疗。沈先生有两个女儿，年龄还小，可以想象，居家隔离期间面对房间外面年幼的孩子，他该是怎样一种心情！沈先生在写给附属医院的感谢信中说：“医者仁心，南大夫的第一服药，就是信心，让我战胜了恐惧感、孤独感，树立起了战胜病毒的信心，也使我感受到了中医药的博大精深……不仅我的命是南大夫救回来的，而且他还挽救了我全家人的幸福！多谢南大夫，多谢国粹中医药！多谢贵院培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68

赵树义 著



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养出南大夫这样优秀的中医大夫！”

4月20日，南志勇回到久违的工作岗位。这一天，他收到一块木质牌匾，上写“中医抗疫，名扬英伦”。这份特殊礼物是沈先生赠送的，当他得知南志勇这天要重返岗位，便特意委托岳父、岳母来到附属医院，当面致谢。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68

毕星星 著

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两家你死我活的争斗，最后靠这样一种方式和解，历史的走向总是出人意料。有道是形势比人强，大势来了，多少历史纠葛迎刃而解，多少历史细节遁于无形。

我离开村子不久，蝶孩妈就去世了。蝶孩家的老院子不住人，二叔家的老院子不住人，房屋就迅速朽坏，

屋瓦漏水，墙皮剥落。老院里的土隔墙，倒塌了，成了土块，土块又风化成了黄土沙砾。二十年不住人，院子里野生的树，长成了林子。榆树，都有小腿粗细。臭椿树蔓延得快，粗的碗口大，细的指头一般，爷爷孙子好几辈。难得见到的构桃树、楸树，也在这里安了家。夏天走过你要看，那是一片小树林，林子里是一人高的荒草，刺蓬、棉扫帚、杂草小树混在一起，分不清。门前走过，不注意看，谁能发现那小树林杂草丛中还有一排砖表砖裹，白灰灰墙的老房子？冬天疏林冷落，叶落凋残，你才能透过树杈间的缝隙，看见端正的连檐板，窗户上拱券的小穹顶。当年，这可是村子里数得着的好院子好房子。

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

二叔家和蝶孩家将近五十年的三尺走路大战中，我一直觉得二叔是个很窝囊的人。他软弱无能，他不敢争，不敢闹，打骂都受着，一直到临死要了一回赖，还叫派出所民警狠狠整治了一下，成了违法乱纪的刁民。他简直窝囊死了。

也是到五十年以后阅读读史，我才了解一些二叔的衷曲。

年轻的时候，二叔曾经威风过。在乡人的眼里，二叔在方圆地面上踩得那叫轰隆隆响雷一般。

1969年“文革”清理阶级队伍，村里把所有有历史问题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。

随笔